

# Exploration of the Path for High School Class Atmosphere Construc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Positive Education Concepts

Jun Zheng

Nanjing Foreign Language School, Nanjing, Jiangsu, 210008, China

## Abstract

In the high school education stage, class atmosphere, as an implicit educational resource,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students' value shaping, mental health and academic development. The limitations of rigid discipline and one-way indoctrination in the traditional education model have led to practical predicaments such as fragmented value guidance, weak emotional connection and formalized self-management in class atmosphere construction.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positive education, this article has constructed a four-dimensional implementation framework that includes cultural infiltration, institutional coordination, activity empowerment, and home-school collaboration. The aim is to break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management predicament and form a new model of class atmosphere construction with positive emotional drive as the core and students' autonomous development as the orientation, providing a reference paradigm that combines theoretical depth and practical value for high school class management.

## Keywords

Positive education; high school class ethos; construction pathways; class culture; collaborative education

## 正面教育理念引导下的高中班风建设路径探索

郑俊

南京外国语学校, 中国·江苏 南京 210008

## 摘要

在高中教育阶段, 班风作为隐性教育资源, 对学生的价值观塑造、心理健康与学业发展具有深远影响, 传统教育模式中刚性规训与单向灌输的局限, 导致班风建设面临价值引领碎片化、情感联结薄弱化、自我管理形式化等现实困境。本文基于正面教育理念, 构建了包含文化浸润、制度协同、活动赋能、家校联动的四维实施框架, 旨在突破传统管理困境, 形成以正向情感驱动为内核、以学生自主发展为导向的班风建设新模式, 为高中班级管理提供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价值的参考范式。

## 关键词

正面教育; 高中班风; 建设路径; 班级文化; 协同育人

## 1 引言

探索正面教育理念下的班风建设路径, 是回应高中教育现实需求的必然选择。当前, 部分学校已尝试将正面教育应用于班级管理, 但多停留在方法层面(如鼓励话术、积分奖励), 缺乏系统的理论建构与路径设计。本文的创新点在于: 以正面教育核心理念为纲领, 结合高中班级的特殊性(如学业压力大、学生自主性强), 构建“理念—策略—评价”的完整体系, 既包括班级文化、制度等显性层面的重构, 也涵盖师生互动、情感联结等隐性层面的优化。

【作者简介】郑俊(1974-), 男, 中国江苏南京人, 本科, 中学高级教师, 从事中学美术教育和中学生德育研究。

## 2 正面教育的核心理念及其与班风建设的内在逻辑

### 2.1 正面教育的三大理论支柱

正面教育的理论根基基于三大体系:

其一, 积极心理学以塞利格曼“PERMA模型”为核心, 聚焦积极情绪、投入、人际关系等正向心理品质, 颠覆传统“纠错式”管理, 从“缺陷修补”转向“优势培育”, 通过强化学生正向行为塑造集体文化。

其二, 建构主义以皮亚杰认知发展观为基础, 视班级为“社会认知建构”场域, 主张摒弃教师主导灌输模式, 通过民主协商、合作学习让学生在参与中自主建构规则与责任意识, 实现从被动服从到主动建构的转变。

其三, 人本主义以罗杰斯“自我实现”理论为内核, 强调“无条件积极关注”, 尊重个体主体性, 要求教师营造

安全包容的班级心理环境，让学生在被接纳中形成归属感。

## 2.2 班风建设的范式转换

传统班风建设常陷入“纪律管控”的误区，依赖校规校纪的刚性约束与教师权威的单向灌输，导致班风呈现“外显规范强、内生动力弱”的特征。正面教育推动班风建设实现三重范式转换：

在价值导向上，从“问题导向”转向“优势导向”，不再聚焦学生的违纪行为，而是通过记录“班级正能量事件”“优点清单”等方式，强化个体对班级的正向贡献；

在主体定位上，从“教师中心”转向“学生主体”，将班级管理的决策权下放给学生，例如让学生自主设计班级活动、制定奖惩规则，在自主管理中形成责任意识；

在评价维度上，从“结果评价”转向“过程成长”，关注班风形成的动态过程，通过“成长档案袋”“阶段性反思会”等形式，持续追踪班级文化的演进轨迹，而非仅以纪律评分等静态指标衡量成效。这种范式转换本质上是将班风建设从“外部塑造”变为“内生发展”，让班级文化真正成为学生共同价值观念的外化体现<sup>[1]</sup>。

## 3 高中班风建设的现实困境与正面教育破解策略

### 3.1 现存问题的深层剖析

#### 3.1.1 价值引领碎片化

高中阶段学业压力的凸显，使部分班级将“分数至上”作为核心导向，导致价值引领呈现碎片化特征。具体表现为：班级文化建设聚焦于“高考倒计时”“成绩光荣榜”等功利性元素，忽视对学生理想信念、合作精神、社会责任感等深层价值的系统培育；班会课内容常异化为“学习动员会”或“纪律批评会”，缺乏对生命意义、人际关系等主题的深入探讨。这种功利化倾向使学生对班级的认同停留在“升学共同体”层面，难以形成基于共同理想的价值共鸣。

#### 3.1.2 情感联结薄弱化

工业化教育模式下，班级被异化为“标准化生产”的单元，师生互动局限于知识传递，生生关系趋于竞争化。教师作为“管理者”的角色强化，而“情感陪伴者”的角色弱化，导致学生在班级中缺乏情感倾诉的渠道；同学之间因成绩排名竞争，常形成“零和博弈”的关系认知，互助行为被视为“资源分享”的损失。

#### 3.1.3 自我管理形式化

尽管多数班级设立了班干部制度，但自我管理仍停留在形式层面。具体表现为：班规制定由班主任直接拟定，学生仅被要求“遵守”而非“参与”；班干部选拔多基于成绩或教师偏好，缺乏民主程序；管理过程中“教师指令—学生执行”的模式占主导，学生参与管理的深度不足，这种被动参与导致学生对班级事务缺乏认同感，自我管理沦为“教师管理的延伸”，难以激发内在责任感<sup>[2]</sup>。

### 3.2 正面教育的破解逻辑

正面教育以“赋能—联结—成长”逻辑破解困境：价值引领上，以“积极叙事”重构话语，变“分数目标”为“成长目标”，如“我的大学精神探索”活动引导学生思考专业志向与人生价值；情感联结中，通过“班级共同体”活动强化纽带，“优点轰炸会”“成长树计划”让个体价值在集体中被看见；自我管理上，建立“渐进式赋权”机制，从教师带领制定班规框架到学生自主修订条款，在参与中培育管理能力。其核心是将班风建设视为“人的发展”过程，以个体主体性激活集体文化正向演进。

## 4 正面教育理念下班风建设的实践路径建构

### 4.1 制度建构，从刚性规训到柔性共治

#### 4.1.1 民主协商型班规的生成机制

打破“教师制定—学生遵守”的传统模式，构建“四步生成法”的民主协商机制。首先，通过匿名问卷开展“班级治理议题征集”，收集学生对课堂纪律、手机管理、作业提交等日常事务的真实诉求，如某班在问卷中收到“希望自习课有讨论学习的空间”“建议设立手机统一存放时间”等提议；其次，将学生分为4—6人小组，围绕核心议题进行方案设计，小组需结合校规要求与学生需求提出具体措施，如“自习课讨论区申请制度”“手机使用时段预约表”等；再次，各小组通过PPT展示方案，全班以“一票否决制”表决共识度最高的条款，确保制度符合多数人意愿；最后，建立“每学期动态修订”机制，召开“班规听证会”，根据实际执行情况调整条款。这种生成机制将制度合法性建立在学生共识之上，显著提升了执行效率<sup>[3]</sup>。

#### 4.1.2 发展导向型激励体系的创新设计

突破“分数奖励”的单一模式，设立“班级星光榜”，每周评选“责任之星”“创意之星”“互助之星”等非学业维度的正向行为，如主动整理教室图书角、为同学们讲解难题等，获奖者可在班级文化墙展示照片与事迹；在过程维度，推行“成长积分制”，设计涵盖课堂参与、小组合作、纪律表现、公益服务等维度的积分表，学生可通过积累积分兑换“班级特权”，如“选择一次班会主题”“担任一日班主任”等，将激励与自主发展结合。

### 4.2 文化浸润，从显性灌输到隐性渗透

#### 4.2.1 共生型班级精神的具象化建构

摒弃“标语化”的精神塑造，在符号系统建构上，引导学生共同设计班徽、班歌、班级吉祥物等文化标识，如某班以“向光生长的向日葵”为班徽核心意象，寓意班级成员追求理想、彼此映照的精神；在故事叙事层面，开展“班级成长史”收集活动，鼓励学生记录共同经历的关键事件，如运动会上的逆袭夺冠、艺术节原创剧目的创作过程等，形成图文并茂的《班级记忆手账》，让集体精神可触可感；在仪式创新方面，设计“每日三省”“每周一赞”等日常仪式。

这些具象化载体将抽象的班级精神转化为可体验的生活场景，使文化浸润融入日常。

#### 4.2.2 积极语言环境的系统性营造

在教师层面，推行“非暴力沟通”培训，要求教师将批评性语言转化为“观察—感受—需求—请求”四步法，如将“你上课玩手机就是不尊重老师”转化为“看到你上课使用手机（观察），我担心这会影响到你的学习效率（感受），我们能否约定上课手机入袋（请求）”，减少语言伤害；在学生层面，开展“正向表达工作坊”，通过情景模拟训练“我信息”表达模式，如“你没按时交作业，作为组长我需要向老师反馈，这让我很为难（我信息）”，替代“你总是拖小组后腿（你信息）”，提升沟通效能；在环境层面，在教室设置“积极语言角”，张贴“鼓励句式库”“冲突解决话术模板”，并定期更新“班级金句”（学生日常交流中的正向表达范例），让积极语言成为班级文化的底色<sup>[4]</sup>。

### 4.3 活动赋能，从任务驱动到体验生成

#### 4.3.1 参与式主题班会的范式创新

采用“双主体—三阶段”模式重构班会生态。“双主体”指班主任与学生共同担任策划者，班主任负责方向把控，学生主导创意设计与执行；“三阶段”包括预学、体验与转化：预学阶段，通过问卷星收集学生关心的话题，分组进行资料调研，形成议题分析报告；体验阶段，采用“世界咖啡屋”“角色扮演”“辩论工坊”等互动形式，让学生在沉浸式体验中生成观点，如在“手机依赖”主题班会中，通过“24小时无手机挑战”情景模拟，让学生亲身体验数字戒断的感受；转化阶段，形成“班会行动清单”，将讨论成果转化为具体措施，如制定“兴趣时间管理表”“班级手机使用公约”等，并指定执行负责人与监督小组。这种模式使班会从“教师说教”变为“学生共创”，某班在“职业规划”班会后，学生自发组织“校友职业分享会”，证明参与式活动能激发持续行动力。

#### 4.3.2 项目化学习与班风建设的深度融合

以真实问题为导向设计班级项目，实现知识学习与班风培育的双重目标。在学科融合项目中，如“校园文化墙设计”项目，由文科组负责文案创作（提炼校园精神），理科组测算材料成本与结构稳定性，艺术组完成视觉设计，学生在跨学科合作中学会分工协作，培育团队精神；在社会服务项目中，组织“银发智能手机课堂”，学生走进社区教老人使用健康码、视频通话等功能，在服务中强化责任意识，某班学生在项目反思中写道“看到老人学会操作时的笑容，突然理解了‘被需要’的意义”；在自我管理项目中，设立“班级CEO轮值制”，学生轮流担任项目负责人，如策划运动会入场式、组织图书角管理改革等，在实战中提升领导力与

执行力。

### 4.4 协同共育，从学校单维到家校社协同

#### 4.4.1 家长正面教育能力的提升工程

构建“认知—技能—实践”三阶赋能体系。认知重构阶段，开设“正面教育家长工作坊”，通过“高考失利案例研讨”“亲子沟通情景剧”等形式，纠正家长“唯分数论”的教育观念，帮助其理解“班风建设与学生心理成长的关联性”；技能训练阶段，开展“积极倾听”“正向反馈”等实操培训，指导家长用“启发式提问”替代说教，如将“你必须考上一本”转化为“你理想中的大学生活是什么样的？我们可以做哪些准备？”；协同实践阶段，设计“家庭—班级联动任务”，如“亲子共写感恩日记”“家长进课堂分享职业故事”，将正面教育理念延伸至家庭场景。

#### 4.4.2 社会资源的教育性转化策略

建立“高校—企业—社区”三维资源网络。与师范学院合作开设“班级心理辅导工作坊”，引入心理学专业学生担任班级“成长伙伴”，开展团体心理辅导活动；联合科技公司开发“班级成长数字平台”，通过大数据记录学生的课堂参与、互助行为等成长轨迹，生成个性化发展报告；对接红色教育基地、非遗工坊等社区资源，将班风建设与社会实践结合，如在烈士陵园开展“责任与担当”主题教育，在非遗传承中培育“文化自信”，学生在团队协作修复展品的过程中，既提升了历史认知，又强化了“精益求精”的集体精神，证明社会资源的教育性转化能为班风建设注入多元活力。

## 5 结语

正面教育理念为高中班风建设提供了从“管控”到“赋能”的范式革新，其核心价值在于将班级视为“人的发展共同体”，而非“事的管理单位”。通过制度层面的柔性共治、文化层面的隐性渗透、活动层面的体验生成与协同层面的多元联动，班风建设得以突破传统困境，形成“学生主体—情感联结—系统成长”的良性生态。这种实践路径不仅回应了立德树人的时代要求，更契合高中生心理发展的内在需求——在自主参与中建构规则意识，在情感共鸣中培育集体认同，在协同发展中实现生命成长。

### 参考文献

- [1] 丁立新,郭玉兰.“正面成长教育”德育体系的构建与实施[J].中小小学校长,2024,(08):29-32.
- [2] 骆郁廷,王凤云.思想政治工作要注重发挥反面教材的作用[J].思想教育研究,2024,(04):47-54.
- [3] 夏正江,陈红森.传统文化“正面教育”论辨析——兼论批判性思维的融合式培养[J].教育研究与实验,2024,(02):35-45.
- [4] 梁红丁.提高现阶段高中班主任班级管理效率的策略探讨[J].科技资讯,2021,19(03):176-179.